

<<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

图书基本信息

<<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

内容概要

本书从神秘的祭奠和再生仪式入手，广泛涉猎戏剧和史诗，旁征博引了雕塑、壁画、古钱币图案等史料，独具慧眼地考证了忒弥斯女神等古希腊神话人物的象征意义，揭示了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该不仅是研究古希腊宗教、艺术、哲学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由于文字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对有兴趣于古希腊文化乃至人类学的读者，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一书的作者简·艾伦·赫丽生曾被誉为“英国最有才华的女人”，是古希腊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考古学家。

至今，她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七十多年了，但对当今学术仍有很大影响。

而在我国，介绍赫丽生及其著作的书籍却是凤毛麟角，该书的翻译出版将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并弥补因此而生的缺憾。

<<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

书籍目录

修订版前言前言第一章 枯瑞忒斯的颂歌 祈求神助 推源论的神话第二章 酒神颂歌、成年仪式与戏剧第三章 枯瑞忒斯、敬雷仪式与魔力 敬雷仪式第四章 巫术 巫术与禁忌 巫术鸟与巫师王第五章 图腾崇拜、圣餐及献祭 集体圣餐第六章 酒神颂歌、春季再生仪式与圣特里亚达石棺 萨利祭司第七章 奥林匹克竞技会的起源 珀罗普斯与俄诺马俄斯的竞赛 处女竞技会 为挑选新娘而举行的赛跑 枯瑞忒斯的赛跑 奥林匹克的大地女神及其孩子与枯瑞忒斯 坦塔罗斯的盛宴 巴西雷的克洛诺斯节 胜利者与英雄第八章 半神与英雄 花月节 作为阿加托斯半神的赫耳墨斯·刻托尼俄斯 作为阿加托斯半神的宙斯·克忒西俄斯 “英雄盛宴” 作为英雄一半神的忒修斯 神话 恩尼奥托斯神话 英雄传奇补论 希腊悲剧中的仪式第九章 从半神到奥林波斯神第十章 奥林波斯神第十一章 忒弥斯索引后记

<<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

章节摘录

颂歌的开头部分足以惊醒神话中的那七个沉睡者。

颂歌是在迪克特的宙斯神庙中发现，而且歌中有“克洛诺斯之子”这一称谓，这表明被称为“最伟大的库罗斯”——最伟大的长大成人的青年人——就是众神和万民的君父宙斯。

这一称呼让我们听起来很不习惯，而且显得很不得虔敬。

在我们看来，“父亲”、“母亲”、“宝贝”才是神圣的字眼，而一个长大成人的青年人并无神圣的含义。

除此之外，长大成人的青年人这一称呼与“克洛诺斯之子”——这一称呼表示称呼者的崇敬之情——很不协调。

以下我们就来分析这两个不协调的称谓为何被用在了同一个地方。

这首颂歌被发现时，其开头部分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但是——囿于陈旧僵化的传统思维方式——那个称呼的全部意义起初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识。

众神之父宙斯这一观念在我们的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因此我们自然一开始就会想到，那是年轻的宙斯——作为圣子的宙斯。

基督教的观念使我们习惯地以为这是作为圣子的神。

但是我们必须马上注意到，库罗斯不是儿子，甚至也不是孩子。

库罗斯在含义上与父母并无联系，它的意思仅仅是刚刚成年的年轻人。

因此第一个字母为大写的库罗斯一词是无法翻译成英语的，只能用曲折的办法把它的意思表达出来。

翻译成“最伟大的年轻人”显得很不自在，令人难受；翻译成“年轻人中的王子”也许管用，但容易使人产生不相干的联想。

没有什么比一个无法翻译的词更值得我们探究的了，因为透过这种词我们有望发现新的、未知的东西。

至此，我们知道，库罗斯并不神圣；这样我们就必须弄清库罗斯的神圣性从何而来。

答案可以从推源论的神话中找到，但我们在对此进行讨论之前，还有必要提一下“祈求神助”中的一个内容，这一内容同样让我们感到吃惊。

在颂歌中人们欢呼库罗斯(即年轻的宙斯)带领众半神到他们中间来。

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

除了这首颂歌，我们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听说过宙斯身边有半神伴随。

他总是孤零零地站在一边，与他的崇拜者之间界线分明，他们对他怀着敬畏之情。

只有一个神——狄俄尼索斯的身边有半神的伴随，而狄俄尼索斯只不过是半个奥林波斯神。

我们几乎无法想像没有随从陪伴的狄俄尼索斯是什么样子，他的随从可能是酒神的狂女迈那得斯，也可能是成群的喝得烂醉的萨梯。

我们把这些半神看成是随从、下等人，就好像是狄俄尼索斯自己的影子。

很自然，狄俄尼索斯的周围应该有随从陪伴：就像上等人、高官总是有随从陪伴一样。

既然如此，如果至高无上的宙斯神——众神和万民的君父身边却没有随从，也没有侍卫，这不是非常奇怪甚至不成体统吗？这首颂歌就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宙斯在年轻时——当他还是库罗斯时，他的身边也有随从。

等到他成为君父时，他身边的随从消失了，从此他只好孤零零地独自行动。

如果我们能理解随从(thiasos)一词的意义以及它和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希腊神话是如何产生的。

在这个传说中，以下关键情节涉及它说的是婴儿宙斯、狄俄尼索斯、扎格柔斯还是库罗斯：

(1)孩子被从他母亲手中抱走，后由一些被称为枯瑞忒斯的人精心抚养。

为了保卫他，他们手持兵器在他四周跳起舞蹈。

(2)孩子被藏了起来，又被偷偷抱走，接着一些被称为提坦的人(又被称为脸上涂着石膏的人)撕得四分五裂。

(3)孩子重新出现，即复活了。

<<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

有的传说认为是脸上涂着石膏的人使他复活；有的传说则说孩子的心脏被放进一个石膏模型里，然后变成了一个脸上涂着石膏的人。

在这些情节当中，只有第一个情节——抚养孩子——出现在颂歌中。

我们不必为此而惊奇。

文学——即使是僧侣文学——往往把一些野蛮内容排除在外，以保持纯洁，因此，死亡和复活的仪式于是便变成了谜，即便到了公元三世纪这些情节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首颂歌中。

在研究希腊宗教时，必须分清仪式中相对永久的因素和神话的不断变化的多元性质，这一点至关重要。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相同的仪式，其中的因素我们已经进行划分——手持兵器在孩子四周舞蹈，模拟死亡和再生；但神话传说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同的传说分别涉及扎格柔斯、狄俄尼索斯和宙斯，至于孩子如何被肢解、如何获得复活，其细节有不同的版本。

要理解这一切的宗教意图，关键是要抓住仪式中的永久因素。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仪式先于神话出现，很可能两者同时出现：仪式是某种情感的表达，表达一种在行动中被感觉到的东西；而神话是用词语或者思想来表达的。

神话原先并不是为了说明什么原因而产生，它代表的是另一种表达形式。

促成仪式的情感一旦消失，仪式也就显得没有意义——尽管传统已使其变得神圣，因此要在神话中找出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被当作神话的起因。

或者年轻人要经历这些模仿死亡和复活的仪式？通常的解释是，那个孩子是某种植物精灵或者玉米婴儿(Corn-baby)，在冬天被撕得支离破碎，到春天获得复活。

我不否认这个神话包含玉米婴儿或者年婴儿(Year-baby)的因素，但以上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解释枯瑞忒斯和用石膏涂脸的提坦神为何出现。

在此我愿提出一个更简单——而且我认为也更全面——的解释。

我认为，如果拿这个仪式和原始的部族成人仪式相对比，扎格柔斯的仪式和神话中的每一个因素——无论表面看来多么荒诞——都可以得到清楚的解释。

是那些脸上涂着石膏的人促使我长久以来持这一想法的。

我在别的地方已作了充分的讨论，在此出于论证的需要我仅引用其中很少的部分。

提坦一词无疑源于希腊语词 $\alpha\pi\omicron\mu\alpha\tau\tau\omega\nu$ ，意即白色黏土、石膏。

这些涂着白色黏土的人(不管其数量有多少)后来在神话中便被神化为提坦巨神。

哈珀克拉提恩在解释希腊语词 $\alpha\pi\omicron\mu\alpha\tau\tau\omega\nu$ 的时候说，提坦神在撕裂狄俄尼索斯时，脸上涂着一层石膏，以免别人把他们认出来。

后来，人们在举行成人仪式时也涂上石膏。

由于同一原因，今天许多人在这种场合还是这样做，“因为就该这么做”。

诺努斯也说，提坦神用神秘的石膏把脸涂成白色。

在脸上涂上一层白色的颜料是把自己装扮成幽灵或鬼神的一种方法；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普通人可以增强自己的个性。

今天，未开化的上著居民在为部落的年轻人举行成人仪式时，脸上还涂上一层白色(有对是黑色)的涂料，把自己装扮成部落的祖先。

如此说来，提坦(脸上涂着石膏的人)就是化装成鬼神的人，化装的目的是要举行成人仪式。

只是到了后来，提坦的原本含义被人们遗忘了，他们便被称为提坦神，即神话中的巨神。

因此，多年前我就明白了：扎格柔斯的神话的背后隐含着某种成人仪式。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视而不见似乎不可思议，但那时我确实没有明白这一神话中的孩子和玩具的意义，特别是为何孩子先被杀死，然后又获得复活。

上文说到，奥林匹克竞技会的举行日期并不是固定的，而是轮流在阿波洛尼俄斯月和帕耳忒尼俄斯月举行，这两个月可能是厄利斯年的第二、第三个月份。

把竞技会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举行，这种安排既奇怪又很不方便。

此外，这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做法。

皮托竞技会的间隔也是50个月和49个月，但是，由于在这八年时间里设置了闰月，因此皮托竞技会的

<<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

举行时间都是在德尔斐年的同一个月份(布卡提俄斯月)。

同样, 泛雅典娜节虽然是五年一度, 但节期和大祭节是一样的。

竞技会这个全希腊最重大的节日被安排在两个不同的月份举行, 这样做虽然很不方便, 但一定有其非常充分的理由。

这个理由是文尼格尔在一个更古老的日期固定的节日中找到的, 改制后的奥林匹克竞技会也是在同一个月举行。

一个叫做“十六女人”的组织每四年都要给赫拉织一件裙子, 然后还要举行竞技会, 称为处女竞技会。

竞技会有一项是赛跑, 比赛时按照年龄顺序起跑, 年纪最轻的先跑, 最大的排在最后。

跑道安排在奥林匹克体育场, 长度比一般跑道大约少六分之一(也就是500而不是600奥林匹克亚尺)。

获胜者会得到一顶用橄榄枝叶编成的花冠, 还能分到一点母牛肉——这本是作为祭牲献给赫拉的。

“人们认为处女竞技会和男子的竞技会一样都是源于古代, 说是希波达弥亚为了感谢赫拉让她跟珀罗普斯结婚而组成了‘十六女子’这个团体, 同时还创立了处女竞技会。

”帕耳忒尼俄斯月(Parthenios)这个名称非常可能是来自处女竞技会(Parthenia), 而这种竞技会是为了纪念赫拉·帕耳忒诺斯而举行的——在和宙斯完成了神圣结合后, 赫拉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贞操。

处女竞技会也有可能是在新月之日举行, 也就是在帕耳忒尼俄斯月的第一天举行。

”此外, 如果这个月的名称来自处女竞技会, 那么它的举行时间都是在这个月。

因此, 处女竞技会的举行周期并没有什么复杂的计算方法, 因为它都是在同一个月举行的。

我们很自然地作出这样的推断: 处女竞技会是最先出现的, 而当男子竞技会被安排在同一季节举行时, 就有必要避开这个更古老、节期固定的节日。

同时, 如果宙斯的竞技会(男子竞技会)被允许在前一个月(阿波洛尼俄斯月)的中旬定期举行, 那么处女竞技会显然就不得不居于从属地位。

另一方面, 宙斯也不喜欢总是在赫拉的前面。

这种僵持的局面是用一种独特的妥协方法来解决的。

在八年时间里所举行的两次宙斯的竞技会中, 有一次比处女竞技会早14天, 另一次晚15天。

这样, 两次宙斯的竞技会的举行时间分别是阿波洛尼俄斯月的14日或15日和帕耳忒尼俄斯月14日或15日。

通过这种别具匠心的安排, 两个神祇的荣誉都得到了照顾。

这就是我们对奥林匹克节被安排在不同月份举行这一现象的解释。

由此可见, 处女竞技会可能比改制后的奥林匹克竞技会古老; 而且, 如果帕耳忒尼俄斯月这个名称是由处女竞技会而来, 那么它一定是每年举行, 后来才改成八年一度或四年一度。

这种竞技会把我们带回到古老的月亮年。

像在雅典一样, 在这里(奥林匹亚)我们又见到和橄榄树有联系的月亮, 她也有自己的祭牲——长角的母牛, 牛肉的一部分成为处女竞技会的优胜者的奖品。

吃了这种牛肉、戴着橄榄花冠, 象征着这位获胜的处女就是特别意义上的月亮神。

这样, 她就成了这一年的希波达弥亚, 和太阳神结成神圣夫妻的百里挑一的新娘。

最初, 她并不是赫拉·帕耳忒诺斯的化身, 相反, 赫拉·帕耳忒诺斯是神化了的月亮少女, 处女中的王后(她们都陪伴在她的左右); 她非常可能去到了帕耳忒尼阿斯河——阿尔甫斯河的支流——汲水, 以便为新婚而沐浴。

<<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